

## 從媒體到社造

### 參與、再現與識異：論 2015 年四方報的社造實踐方法

林正尉<sup>1</sup>

#### 摘要

本文擬以 2005 年文建會推動「文化公民權」理念所涉及之「文化生活參與權」、「文化發展權」、「文化認同權」及「文化再現權」四面向，梳理 2015 年四方報從平面媒體進入社造領域的實踐模式。

四方報所藏的印尼書信及越南移民／工繪畫，參與了 2015 年八月龍潭「幸福歲月：來自東南亞的聲音」展覽。此展亦牽動在地新住民二代加入策展團隊，透過其人際網絡，建構一座臨時的東南亞社區博物館。這種能動性讓該展呈現出族群之差異，使得印尼客家華僑和菲律賓華人成為龍潭歷史敘事的重要部分。

同年 11 月，四方報及望見書間合辦之「2015 第一屆桃園後站東南亞社區藝術季」。藝術季發生於桃園後車站，期程銜接桃園市社區營造博覽會。然而，和公部門主持的社博會不同之處在於：四方報團隊在座落於展演中心的社博會現場內，讓觀者直視當前後站的種種社會困境；另外，嘗試於親近新住民活動的後站街區，舉辦小型的實驗節慶，此對照性讓該場藝術季和社博會間迸發出微妙關係，突顯出「展示」手段的「空隙」，進而開啟對話可能。

---

<sup>1</sup> 四方報專案經理暨記者、「2015 搭著台鐵到東南亞：桃園後站東南亞商圈發展」計畫主持人。  
Email：cwlin502@gmail.com

「為誰展示？為何進入社區？」做為社群本位媒體(community-based media)的四方報，在報導與社造實踐之間，試以階段式參與，逐步進入、共構地方的策展活動、藝術節慶，進而思索其中之發展權及再現權的可能。這種實踐模式試圖在「文化公民權」的多元族裔項目中，化解空洞，找尋促成識異（Recognition of otherness）政治的終極目標。

**關鍵字：**四方報、新住民、社區博物館、識異、社區營造

2004 年 10 月，文建會奉行政院指示，召開「族群與文化發展會議」及「文化公民嘉年華」系列活動，希望藉由文化公民權的推動，以回應並改善族群問題。

「文化公民權」一詞理念，與陳其南接任文建會主委有關。王俐容（2006：150）曾指出文化權利可分為四大面向：<sup>2</sup>

1. 文化生活參與權：包括文化藝術活動的參與和資源的接觸。
2. 文化發展權：包括文化資源與資產的維護及文化發展之推動。
3. 文化認同權：應被社會認知並重視團體的差異性，進而保障每一個團體認同的權利。
4. 文化再現權：社會運用各種公共資訊與媒體來呈現不同團體與族群文化的特色與內涵。

本文起點便是從陳其南（2005）指出文化公民權五點工作訴求與內涵的其中之一：「族裔與多元文化」。不過，誠如王俐容與陳佳利的擔憂所見，即便政策上論及多元族群的參與，但對於多元文化之差異和關注仍為不足。

近兩年，筆者游移於四方報<sup>3</sup>與桃園社區藝術季策展團隊的身份，試圖以桃園的文化脈絡做出某種在地性實驗及相關理論回饋。

---

<sup>2</sup> 轉引自陳佳利（2015），〈朝向社會平權的文化政策〉，收錄於《邊緣與再現：博物館與文化參與權》，頁 23。

<sup>3</sup> 誕生於 2006 年的四方報是一份在台灣本土製作的報刊媒體，與其他本地媒體不同的是，四方報內容結合中文、越南文、泰文、印尼文、菲律賓文、柬埔寨文與緬甸文為主體，主要讀者為在台灣生活、工作之東南亞籍新住民及移工，近年也吸引不少對東南亞有興趣的台灣本地民眾。十年來，四方報企圖作為弱勢發聲的平台，衝撞主流媒體長期對外籍新住民、外籍勞工刻板的報導角度，進而凝聚弱勢者力量，爭取異鄉朋友應有的生活尊嚴與權利。

桃園市擁有全國最多的東南亞產業移工和次多的新住民人數，由越南、印尼、泰國、菲律賓、柬埔寨等國移入的人口形成了大型的多元文化生活圈。依據移民署截至 104 年 9 月的統計，桃園市擁有 9 萬 6801 位產業外籍勞工，占全國總比例的 16.6%，全國最高；東南亞新住民 1 萬 7732 人占全國比例 12.5%，全國次高，緊追新北市 16.1%。再加上社福外籍勞工，總計 13 萬 3511 人，換言之桃園市 6.4% 的人口是東南亞移民工，多元的族群組成、多樣的文化構成、跨國的多語民生活動等，讓桃園帶動了特殊街景與多元文化的共生樣態。

多元文化構築了桃園市日常生活中相當重要的部分。每逢假日，桃園、中壢火車站街區便吸引鄰近的工業區東南亞移工前來團聚或轉車，長年以降形成獨特的社區／社群聚落。東南亞朋友在公園野餐、聊天、戀愛；在小吃店唱卡拉 OK、喝酒、看母國衛星電視；在雜貨店、手機通訊行、匯款公司或美髮服飾店進行日常採買與消費……，這些休閒活動早已是桃園日常的社區文化景觀。<sup>4</sup>

桃園的東南亞移民／工人口冠居全臺。不過，誠如繪本畫家童嘉於《我怎麼沒看見》所探討的：我們習以為常對某些人、事、物匆忙經過，或許心不在焉，也許有看見只是沒注意，總之，它們就在我們身邊如此明顯，而人們往往沒看見。身處臺灣的東南亞移民／工十分貼近童嘉筆下的「未看見」情境，桃園亦是如此。不少本地人深怕語言不通，或因新聞媒體報導東南亞人士的刻板印象造成隔閡，使得車站與附近的店家，予人神秘，甚至不敢親近。

不過，桃園有著不少關注新住民的團體、協會、店家活動著，抑或具代表性的新住民姊妹也形成同鄉會組織，相互照應，結盟網絡，這些能量不得忽視。諸如桃園後火車站「越鄉小吃」負責人黎雲英，具備長期策劃東南亞節慶、演唱會

---

<sup>4</sup> 引自林周熙（2015），〈多元藝文在桃園：營造在地的東南亞社群文創〉，發表於《天造地社·生生不息：2015 桃園市社造博覽會國際論壇手冊》，頁 54。

和體育賽事回饋越南鄉親的豐富經驗；在中壢，李名紘等人策劃「發條音樂節」，也是臺灣少數加入移工樂團的音樂節展演計畫；2015 年桃園市政府文化局在桃園社區營造博覽會上添增了「多元族裔－生根園圃」展區，呈現了桃園在地青年人以社造方法進行的影展和故事傳承計畫。<sup>5</sup>

以下要談述的兩個案例，是筆者於 2015 年桃園市與龍潭區的策展實踐及觀察。本文探究內容大致分為兩個層面：一為在桃園推動新住民文化重鎮的潛藏能量；二為四方報在平面媒體與社造工作之間，所產生的思考轉變。

#### 一、「2015 龍潭魯冰花藝術季」中的新住民文化與參與式策展<sup>6</sup>



2015 年 8 月，桃園市政府文化局主辦的「2015 龍潭魯冰花藝術季：幸福歲月」，透過規劃執行團隊「旭日文化」及四方報合作的連動展覽「幸福歲月：來自東南亞的聲音」，沿襲兩位來自越南河內的雕塑家范太平（Phạm Thái Bình）與孔杜泉（Khổng Đỗ Tuyên）作品。2014 年七月，兩位藝術家在龍潭閱讀四方報後，將報導中的外配、移工的心境故事，轉化為立體藝術表現，並發表、裝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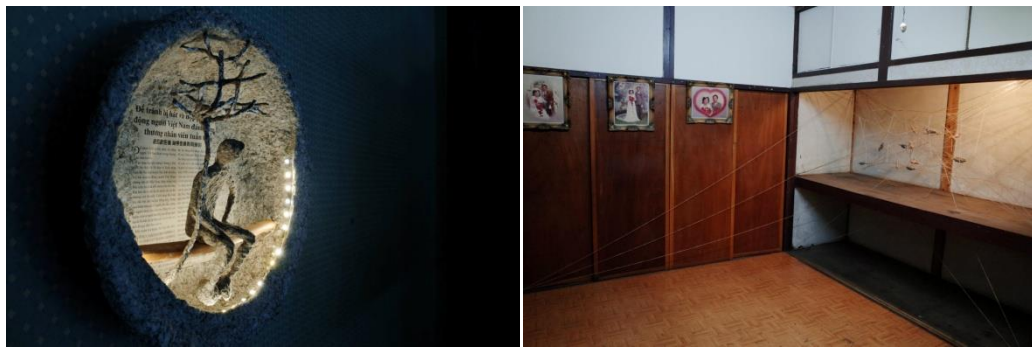
<sup>5</sup> 如李秉驊「東南亞移民工社區固是傳承計畫教學」及廖敏君「桃園東南亞行動影展：新移民影像紀錄計畫」，參見《天造地社·生生不息：2015 桃園市社區營造成果專輯》，頁 25-26。

<sup>6</sup> 本小節圖片感謝龍潭鍾肇政文學生活園區提供。

於日式宿舍之中。

即便該展保留兩位藝術家作品，但 2015 年的展出，係以四種說故事方式共組成一次嶄新的藝術實驗。展覽所期許的，莫過於讓當今東南亞移工、外配的书信與畫作，與百年歷史悠久的日式宿舍進行空間上的對話；同時，讓龍潭在地的臺灣住民，有機會認識來自異鄉，且共同生活於此的人們心聲。

### 1. 當代越南「空間—雕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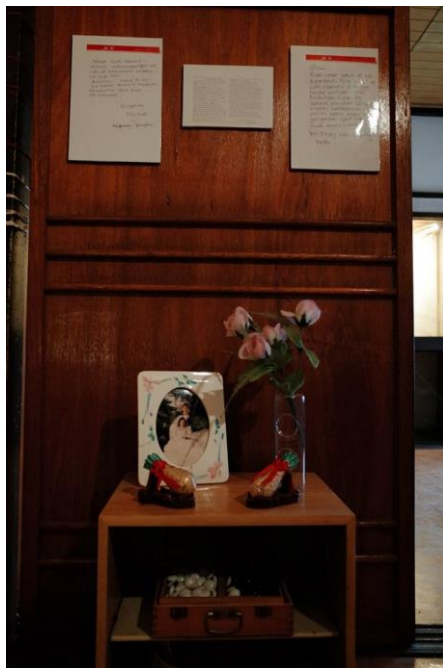
根據越南河內雕塑團體“New Form”的精神，兩位雕塑家使用在地（臺灣）現成物、回收物品、便宜材料而製的作品，可避免藝術對人們感受的疏離，也能透過日常物件的再詮釋，來創作自己的風格。這種創作類型來自於日常空間，採用新型材質和新型展示方法的雕塑實驗。這些作品可於任何空間中展示，和環境及外在元素互動。

手寫書信是人類在紙上表達出的記憶痕跡。范太平的作品裏，便嘗試蒐集自上一世代所保留、且作為他們生命部分記憶建構的舊書信。當書信轉化成電子郵件時，這些撰寫過的記憶片斷，將重新被電腦程式置換，並且透過網路和電流傳輸給他人。藝術家認為，手工記憶的消失，同傳達個人生命故事的方式快速變遷，容易受人遺忘且感到無聊；孔杜泉將他的雕塑作品視為「建築」：在日式宿舍中，

藝術家使用了諸如紙張、木料、繩索等親近原本空間的材料，藉此生產出一套依循房屋室內格局的裝置作品。

來到臺灣後，兩位藝術家嘗試蒐集新、舊四方報內容，從中發現了不少在臺越僑的思鄉訊息。這些故事彷彿開啟了一扇扇門窗。在小社區的不同空間裏，一個接一個的生命，連結到其他人的情感。因此，在藝術家創造的世界中，使這些日常事物不僅展現在展覽上，亦於作品內部裏，積極創造開放的對話。

## 2. 書信的流轉：桃園、越南與印尼



該展第二個主軸上，便環繞在桃園和龍潭工作、生活的移民／工書信，也有不少來自龜山監獄的移工們傳達出愛情和家鄉悲歌。這批書信，使得越南與印尼裔桃園新住民們，得以記錄他／她們在異鄉生活、移動、婚姻、愛情與思鄉情感。透過書信的串聯及共享，讓一片片熟悉的聲音得以化作團結的翅膀，喚起生存於異鄉的人們，繼續凝聚夢想和生活的目標。

同時，這批書信持續與兩位雕塑家的創作展開意義深遠的對話：藉由藝術家巧手，這些報紙上的故事得以開拓出令人振奮的想像；藉由這些在地的新住民書信，讓這些藝術想像再度回返日常生活。書信和雕塑的雙重組合，就像情感上的月光和潮汐，彼此依偎，深深不離。

### 3. 電視機裏播的是「我的故事」

在臺灣和移民／工的日常生活中，電視連續劇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然而，電視劇總是扮演著別人的故事，總是光鮮亮麗、充滿驚奇的。

「來自東南亞的聲音」要告別這種與自己無關的他人故事。透過電視機呈現，意圖使移民／工故事，轉變為影像中的主角。在四方報團隊規畫下，邀請十一位越南移民／工的精彩畫作。無論是愛情、友誼、母親、神話、家鄉和夢想，這些畫作都攸關自身的「幸福歲月」。且在印尼老歌陪伴下，策展團隊思考的，是如何結合移民／工異地生活所淬鍊的生命精神，以表達細緻感人的情誼內涵。

展覽開拓一個隱密角落，讓前來展覽的人們和孩子，以繪畫、書信方式寫下自己的「幸福歲月」，它們渴望傳達給愛人、家人，自己，或者與陌生人分享的日常事。同時，供給孩童創作的「幸福公園」計畫，其內容渴望延伸為城鄉空間相關實踐者的研究參數。

### 4. 龍潭：幾則印尼客家與菲律賓華人的生活紀事





圖說：「幸福歲月：來自東南亞的聲音」協同策展人員楊麗娟（左二）與不同時期抵達龍潭的印尼客家華僑於展覽座談上齊唱印尼歌曲。

龍潭土生土長、母親為印尼客家背景下長大的楊麗娟，在此展著手梳理媽媽的家鄉紀事。身為「2015 龍潭魯冰花藝術季」規劃成員之一的楊麗娟，談述自幼時記憶起，母親以帶有腔調的華語敘述了許多在印尼的生活故事與家族記憶，家中總是有許多她帶來的印尼服飾與物品，隨著年紀漸長才發現，年邁的媽媽不自覺地在臺灣新家投射了自己的鄉愁。為了瞭解當時 30 歲「單槍匹馬」渡臺的媽媽的心情與生長背景，麗娟藉在龍潭、印尼兩地之觀察，展示家中的印尼物件，向訪眾分享新住民與第二代所乘載跨越兩國的情感與不斷延續之生命。

同時，楊麗娟呈現了龍潭少有的菲律賓華人的生活片斷。菲華婦人朱小姐慷慨地貢獻此展她的書信與鍾愛的吉他。吉他，陪伴著婦女在龍潭的孤單生活，展示於宿舍廚房的角落。



麗娟親自織縫印尼國旗上的紅色與白色毛線，黏貼一幅幅母親返鄉（印尼）的照片。展覽中，物件和居家空間看似平凡，然而倘若人們踏上宿舍的老舊地板，遂能聽到一名龍潭印尼客家婦女吟唱的微微歌聲。來自小型數位螢幕的婦女和家庭歡樂的合照中，正唱著印尼知名歌曲《我的國家印尼》。母親歌聲，從興高彩烈的情緒，漸轉低沉，顯露出一絲絲的不捨與思鄉之情，令人動容。

「幸福歲月：來自東南亞的聲音」呈現了麗娟家內的客廳樣貌：一堆未收畢的印尼衣物、天主教聖母像、遊戲紙牌、父母婚照，配著麗娟童年的攝影記錄等等。我們在馬路上，放置了一盆香茅草。據麗娟說，在龍潭生活的印尼人有個習慣：倘若某家戶外栽種著來自南洋的植物，就等同在異鄉中找到知音，找到了可連結思鄉情感的同伴。由麗娟親身蒐集、踏訪、展陳的食品、書籍、音樂、相片及生活器物等，共構於南龍路九號的日式宿舍空間中。

## 5. 以鄉鎮之力，齊力打造東南亞新住民社區博物館的雛形倡議

上述敘事無疑架構出某種「龍潭－東南亞社區博物館」雛形的策展方法。「幸福歲月：來自東南亞的聲音」並非一個華麗且裝滿藝術作品的展，它更像是試圖匯聚著龍潭境內異國之聲的某個片刻。藝術與生活，彼此不能分開，它們本質上貼近人們的心。誠如麗娟的母親為了此展，親自挑選幾首她所深愛的印尼歌，也不吝留下她寶貴的歌聲；日式宿舍的天花板，置放著來自東南亞的傳統船屋雕像。訪者在進、出展場時，必須仰頭，方能看到船屋的原貌。印尼傳統船屋雕像，便是來自古代曾在大江大洋生活的東南亞人們，踏上陸地和高山後，將船的造型蓋在屋頂端。而這種建築，直指後代子孫們銘記自己的故鄉來自何方，並時時提醒著自己的傳統與價值於心。

總言之，這樣的「龍潭－東南亞社區博物館」展覽理念，是以日式宿舍保留下的舊物，重新加入來自東南亞的歌聲和物件，為現今龍潭保留了簡單的溫潤。聚集眾人創意底下，或許能讓這個展更能讓人從平凡中，找到一點點來自遠方原鄉的溫情。

## 二、在「移動」與「無地」的創造之間：「2015 第一屆桃園後·站東南亞社區藝術季」的實驗與願景<sup>7</sup>

---

<sup>7</sup> 本小節圖片感謝望見書間、黃建邦、張馨元提供。



對許多臺灣人來說，「車站」僅意味著「移動」，並非居住的地方，這往往導致「匆忙經過」的時空感，錯失了「慢慢」認識的際遇。

2015 年 11 月 21 日至 12 月 25 日期間，由四方報和「望見書間」聯合合辦的「2015 第一屆桃園後·站東南亞社區藝術季」於望見書間(SEAMi) 及桃園後站街區開展。四方報與望見策展團隊認為，節慶做為重拾對「移動」的認識和想像，這是為何促起「2015 第一屆桃園後·站東南亞社區藝術季」以「移動」為思考的核心意義。

## 1. 新住民節慶中的空間論述

美國地理學家艾倫·普瑞德（Allan Pred）曾在〈結構化歷程和地方：地方感和結構的形成過程〉文中表示，地方感與「感覺結構」以不同方式的個體經驗及心靈活動產生關聯，「時間－空間」促使人們從一個計畫到另個計畫、從此處到彼處之間，其「移動」或「經歷」牽涉複雜的「內／外」辯證，彼此無法脫鉤。

當某人的生活途徑或某人的一生變成既定的家庭角色或其他社會制度中的

角色相連繫時，他必須成為一個斷斷續續駕馭其每日行徑的行動「們」，束以成網，使之成為特定的生活計畫。地方感就在這種最大公約數的「時間－空間特殊化的日常實踐」中隨著意識發展和經年累月的聚集下，化身為自我敘述生命記憶的傳記。

「移動」凝結東南亞人士的地方感。車站週遭不僅成了他／她們「時間－空間特殊化的日常實踐」的再顯現（re-representation），更打開了車站做為「大家」的「公共空間」此基本意義的重新檢閱。然而，這就是令人困惑的部分：既然車站使得遷徙和移動具備公共性，公共性又是誰的？既然時空壓縮並非一體適用於所有活動領域裡的每個人，那麼我們該回應的，即是對瑪西（Doreen Massey）的提問的再覆誦：「差異在哪裡？」移動的過程中如何可能辨識出排他和邊緣？既然空間和移動是政治的，那麼，移動性的三大面向——意識形態、參與和權力幾何學必定以錯綜複雜的方式糾纏在一起。尤其經年累月下來，本地民眾對外來移民工的刻板印象，普遍臺灣民眾對於在臺東南亞人士的疏離與不安，加上來自不同國家的東南亞人們相聚可能帶來的衝突和「公共」（注意：這個「公共」有涵蓋東南亞人士的使用權嗎？）措施等不足等，都形構成重大的問題群。

無論觸及跨國流離，抑或國境中的遷徙，要釐析這些問題群的可能方法，便是重新認識「移動」。倘若我們依循某些學者（如 Sheller 和 Urry）所擔憂的，以交通流動為核心的現代都市營造環境中，汽機車空間看似取代了集會、面對面的際遇或場合，那我們必須再創造一個暫時性的時空，重述移動的「複數」特質。

此契機下，「2015 第一屆桃園後·站東南亞社區藝術季」誕生了，而緩緩「行走」及待留的「參與」戰術，遂「展現」為這場暫時性節慶意圖重新奪回對「移動」想像的關鍵時刻。



## 2. 藝術家特寫：鄒隆娜與黃建邦



圖：上（左）為電影導演鄒隆娜，右為緬華攝影家黃建邦於藝術季導覽展覽。（望見書間提供）

下圖為緬甸華人攝影家黃建邦返鄉所拍攝的潑水節中的貧困童工。（黃建邦提供）

藝術季活動結合「《歸鄉。壹伍》緬華攝影家黃建邦個展」、「望見東南亞：桃園後站東南亞社造商圈發展論壇」、「SEEME 視我・識我東南亞行動影展」和

「MAFF 季風亞洲影展」等藝文活動為民眾帶來多種閱讀東南亞的方式，結合移民工族群一同協作，打開在地街區攜手玩文化的局面。

東南亞行動影展以鄒隆娜所執導的短片《薯片》(Chicharon)為開幕片，她以國小四年級的菲律賓女童劉芳婷的故事，講述了新二代可能面臨的校園及家庭(婆媳)的問題，如何從抽離、孤單的心理狀態，轉為能夠與旁人對談、往來，試著建立自我認同的過程。對身上流著菲律賓血液的年輕電影導演鄒隆娜而言，在臺灣的自己並非土生土長，在菲律賓「又很早離開」，這些不斷移動的糾纏使她難以對任何之地產生歸屬。不過，鄒隆娜藉著電影抒發己念，逐漸意識自己既是臺灣人，也是菲律賓人，「我的歸屬感跟別人不同，我可以架構出一個屬於自己的歸屬感。」

此外，藝術季另邀在臺北擔任營建工程師的緬華攝影家黃建邦，舉辦生平首次個展。黃建邦出生於緬北的貴街鎮(Kutkai)，從千禧年來臺至今十五載，接觸攝影將近十年。今年是黃建邦來臺後，首度回到緬北故鄉。然其鏡頭下的緬甸生活，即便一方面正試圖盡快適應民主改革開放這美好名稱下的「碩果」，不過，身處政治、經濟、歷史與文化的十字路口，緬甸仍處在「遙遠之郊外」。黃建邦發現到：在歡欣鼓舞且期待現代化的生活來臨時，緬甸的民生問題未減；在看似美麗且開放的口號下，童工依舊過著嚴酷的生活。鏡頭裡，充滿做為一位異鄉人的真實感受。

### 3. 「無地化」節慶

「移動」的過程提供了充滿冒險與變動的政治空間，無地化的節慶與「屬地主義」的框架互為參照，後者交雜著地域上的自足，而前者創造出對各種各樣的

位置的「再描述」際遇，並且叩問了「關係」的集合的諸種模式。

無地化的節慶或行動提供出「辨識不同行動的差異的存在條件」。表面看來，鐵路是個有趣的「無地」空間，「無地性」行動尚需要更多人投入，它不會僅是桃園發生的事，沿著鐵路，還期待著臺灣各地所可能的，滾動出更多的偶發事件。

「車站」夾雜著短暫的片刻、駐留，對不少東南亞移民工來說，它是週末聚會的好選擇，此外，對某些東南亞店家而言，它又構成「一生」的來源——以此為生，永不休止的「時—空」流，不可逆轉的辯證螺旋的實踐及結構。我們在既定的歷史環境中，看見了鐵路既承載著日本殖民時期的經濟流通序列的宰制工具，也凝視著時間與空間連續性的交點的位置。

那不僅是臺灣與東南亞的位置，也是隔離、不信任或無從認識起的原點位址。至此，在藝術季思考脈絡下，「後」(post-)不僅是空間地理上的相對性定位，也帶有「再省思」的過程——由移動再駐留，再由定居到遷徙，使得聚集於臺灣各地車站的東南亞社群，無論是居住狀況、親子教育、語言、公共空間甚至基本人權等議題，都能在移動過程中，和臺灣各地脈絡下，「同時」且「多元」的發展出可扣連的系列行動。

總言之，期待透過第一屆「桃園後·站東南亞社區藝術季」的開頭髮聲，及其未來邁向「無地化節慶」的發展，將關心東南亞族群的節日與行動跨出特定區域，藉由鐵路等交通工具的移動，重現具備差異化的諸眾，認識被貼上「與我們無關」標籤的隱形族群。藉此，能帶給今日臺灣社會不同層面的省思，終以藝術為方法，來促成對話，進而凝聚出相遇的契機。



### 三、從媒體到社造：對桃園自詡成為東南亞友善城市之倡議與省思

在龍潭規劃東南亞社區博物館（8 月）及後站策劃節慶（11 月）間，四方報團隊進入桃園火車站進行近三個月的蹲點報導、研究。

桃園後站的交通網絡，一來連結全臺鐵路運輸，二來地處桃園客運總站之處。2015 年，在桃園市文化局支持下，四方報透過報導故事採集、發展商圈論壇、編製社區地圖，意圖開啟桃園做為國內外交通樞紐和工業大城的成見，添入更多的人情溫暖。同時，透過報導和社造為基礎，可望吸引更多非居於本區域的臺灣／東南亞居民拜訪，不僅以打造桃園後站商業共榮地帶為長遠目標，來淡化主流媒體營造新移民/工勞動苦力之悲情印象。

然而《四方報》在後站駐點、訪談過程中，也直接觸及到後站的社區問題：

#### 1. 黎雲英（越南）觀點：

「越鄉小吃」店長黎雲英指出，後站一直沒有容納量較高的公共空間可用，若要辦活動都要跟附近單位如客運站、教堂、活動中心商借，部分地點甚至必須向市政府跑公文申請才能使用，這樣的情形在平日或許不成問題，但若舉辦上百人的活動就會形成障礙。另一方面她也指出，「警察對移民工講話很不客氣，很兇，移工看到都會怕。」部分警察在查驗移民工證件時，常以粗暴口氣要求對方拿出證件，「之前有新住民在店裡吃飯，警察來查證件，那個新住民剛好在跑換身分證的流程，所以證件不在身上，警察就吼：『要不要拿證件出來！你這什麼態度！』，客人都被嚇到。」

就之前舉辦活動的經驗來看，她希望後站地區要蓋公共廁所，像之前在桃園客運停車場辦中秋烤肉時，許多人內急只能去附近店家或黎雲英的店借廁所，少部分人甚至就直接回家了，產生的垃圾也是黎雲英善後。總之若後站地區想針對外地人舉辦活動，該地的公共設施是否能因應人潮帶來的基本需求？

## 2.曾繁鉅（台灣）觀點：

位居桃園後站的印尼「RATNA SARI」，有位臺灣店長曾繁鉅。曾繁鉅指出，雖然後站鄰近工業區，平日會有許多移工來消費，但店也跟著一間一間開，競爭十分激烈，目前每月收支僅能打平。此外他透露這地區很多開店的人跟他一樣是中年失業者，都是在各行各業遭到年輕員工排擠丟失飯碗，最後選擇做零售或餐飲維生。

曾繁鉅說：「政府單位說這邊是住宅區，所以禁止我設置卡拉 OK，他們去年開我一張三萬塊的罰單，今年又開一張三萬塊的，我怎麼受得了？」他強調設置卡拉 OK 只是想讓移工們閒暇時來這兒休閒抒壓，且店面營業時間只到晚上九、十點，對週遭影響有限，但兩張加起來六萬元的罰單造成他莫大壓力。

在臺灣，店家附設卡拉 OK 其實普遍，且對移工而言，相較於好樂迪、星聚點等大型連鎖 KTV，這類小店的卡拉 OK 價格低廉、交通方便、店家還會提供母語伴唱帶，移工自然選擇到小店內卡拉 OK 消費，讓車站成為移工們互相認識交流的場域。

然而原先居住在此的居民，對於這類卡拉 OK 小店的接受程度不一，因此如何在當地居民與小店主的需求之間取得平衡，正是桃園後站的發展前提。

要在短期統合該區域的社區問題並不易，但不同國家東南亞移民工相聚可能帶來的衝突、警察關切、普遍臺灣民眾對於在臺東南亞區域的疏離與不安、都市住宅法和公共措施不足，不只是桃園後站的問題，這些困擾也遍及全島。

「自由友善城市」必須立於社區問題基礎之上，有效提出社區設計方案，或造就警民互信、政令宣導、解決公共措施、景觀美化、特色小吃介紹等多元基底，促成臺灣與東南亞民眾共居、共學、共享為三大前提，使真正給臺灣民眾與東南亞民眾之間的「友善城市」，確切一步步落實。

#### 四、小結

桃園有著令人深刻的新住民文化底蘊。就王俐容提及的文化權利四面向所示，龍潭「幸福歲月：來自東南亞的聲音」牽動在地新二代（楊麗娟）參與規劃，透過其人際網絡，建構出一座臨時的東南亞社區博物館，透過該場展覽，展現出族群之差異，讓印尼客家華僑和菲律賓華人成為龍潭歷史敘事的重要部分。

其次是「2015 第一屆桃園後站東南亞社區藝術季」發生於桃園車站附近，舉辦時間為 11 月，銜接著桃園市社區營造博覽會的期程，不過，與位於展演中心的社博會關係，兩者在當今桃園新移民的生活處境上，刻意產生「展示」方法的縫隙。

具體而論，桃園展演中心週遭草地、建築、周邊住宅非常昂貴。展演中心附近畢竟不是東南亞移民工能接觸之處，在這立基點上，便要促使雙方的相互「看見」。此「看見」之意為何？從政府角度看來，桃園移民／工議題被正式邀請，

希望社會大眾能藉此博覽會，漸漸凝聚、討論起桃園的公共議題。誠如桃園市社造中心計畫主持人謝佩娟所言：

東南亞的朋友也面對桃園這麼多的社區夥伴，共同在這片土地上生活著。我們不是要挑動敏感的話題，而是要透過這次展出的機會促成各社區、各族裔的平等。東南亞的朋友們，就是生活在桃園的人，無論生活的狀況如何，這是真實的，政府和臺灣民眾都無法迴避。<sup>8</sup>

不過，位居豪華地段的桃園社造博覽會內，四方報策展團隊引入桃園後站的駐點報導，展示了蜷曲後站巷弄的貧民像，意圖探討城市空間縉紳化過程中，不受政府重視的常民生活議題，且是不分族裔的。這種展出形式直截呈現後站區域新住民和臺灣人正面對的空間問題；而在後站，試在親近新住民街區舉辦小型的實驗節慶，使該場藝術季和社博會的關係，既產生平行，卻能帶出烘托議題的討論空間。

總言之，「為誰展示？為何實踐？」做為社群本位媒體（community-based media）的四方報，在報導與社造實踐中試以階段性參與，以報導為主軸，從參與規劃地方的策展活動、藝術節慶，進而思索其中之發展權及再現權的可能，嘗試在「文化公民權」的多元族裔項目中，化解空洞，積極促成識異（Recognition of otherness）政治的終極目標。

---

<sup>8</sup> 林正尉（2015），〈謝佩娟：台灣政府提供給新住民休閒娛樂的空間了嗎？〉，刊於 2015 年 12 月份越南四方報。

## 參考書目：

中華民國社區營造學會 / 策劃 (2016)。《開枝散葉：台灣社區營造的捕夢網》。

臺北：唐山書版社。

張譽騰 (2000)。《當代博物館探索》。臺北：南天書局。

陳佳利 (2015)。《邊緣與再現：博物館與文化參與權》。臺北：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

鄭邦彥 (2011)。以「差異」之名：析論博物館策展與文化政治。載於王嵩山 (主編)，博物館展示的景觀 (頁 233-259)，臺北：國立臺灣博物館。

Davis, P.(2011) *Ecomuseums: A Sense of Place*. Leicester: Leicester University Press.

Golding, V. & Modest, W.(ed.)(2013)*Museums and Communities: Curators, Collections and Collaboration*. London & New Delhi & New York & Sydney: Bloomsbury.

Goodnoow, K. & Lohman, J. & Marfleet, P. (2008) *Museums, the Media and Refugees: Stories of Crisis, Control and Compassion*. New York & Oxford: Berghahn Books.

Sandell, R. & Nightingale, E.(ed.) (2012) *Museums, Equality and Social Justice*.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Sandell, R.(ed.) (2002) *Museums, Society, Inequality*.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